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四

梁　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翼南有器府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

以妾為妻 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為

則火不炎上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 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

厥咎舒 讖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蠃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

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

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

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

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

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

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

道事遂廢遷于桐宫以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絶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宫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絶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

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

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

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

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為后上以后母宣為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巳酉南宮嘉德署黄龍千秋萬歳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徳陽前殿西閤及黄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宫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内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中門

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是時黄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

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為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蓂莢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

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

馬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越絶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時以為嘉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

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傕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窺閭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竪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寃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是歲黄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

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疾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戮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寃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

又集新豐時以為鳳皇或以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悊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翺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

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早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巳氏時以為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

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駮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䖂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闘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内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

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鶖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卷二十四

後漢書卷二十五

梁 剡令劉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廢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玄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識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

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
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
潤下其他變
異皆屬沴
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
好破壞名山壅塞
大川決通名水則歲
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
鄭玄曰
君聽不
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聽作謀孔安
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
厥咎急
鄭
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
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
厥罰恒寒
鄭玄曰
聽曰水
水主冬冬氣藏
藏氣失故常寒
厥極貧
鄭玄曰藏氣失
故於人為貧
時則有鼓妖
鄭
玄
曰鼓聽
之應也
時則有魚孽
鄭玄曰魚蟲之生
水而遊於水者也
時則有豕禍
鄭
玄
曰豕畜之居閑衛
而聽者也屬聽
時則有耳痾
鄭玄曰聽
氣失之病
時則有黑眚

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撿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録所以挫其强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强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輙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强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猍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横比年大雨水

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隂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隂下相為蠹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没郡令吏民散走大守王尊七身勑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政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絶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遅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静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

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黄饑而不損兹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兹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兹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兹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

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

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伏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

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妬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為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

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强河決海溢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兾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

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畧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録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

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氷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衽之内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内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

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强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寛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

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杅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彦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六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

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巳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巳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黄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平原王卒皆夭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

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潁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温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貰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嶲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

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

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擿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畧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兖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宫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饑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内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

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禄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

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来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别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卷二十五

後漢書卷二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

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蠃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荆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

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

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

及宦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
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廢
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
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
子未至中黄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壊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

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巳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部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

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巳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
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

行無恒茍有顏色立以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頽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强也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為崩猶地

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顯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蠻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
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
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巳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
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黄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為隂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

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兾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髙平永壽亭上黨泫工玄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専恣冬桓帝崩明

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黄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
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
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
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
廹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壊此爲瞽霿也是後西羌亦

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

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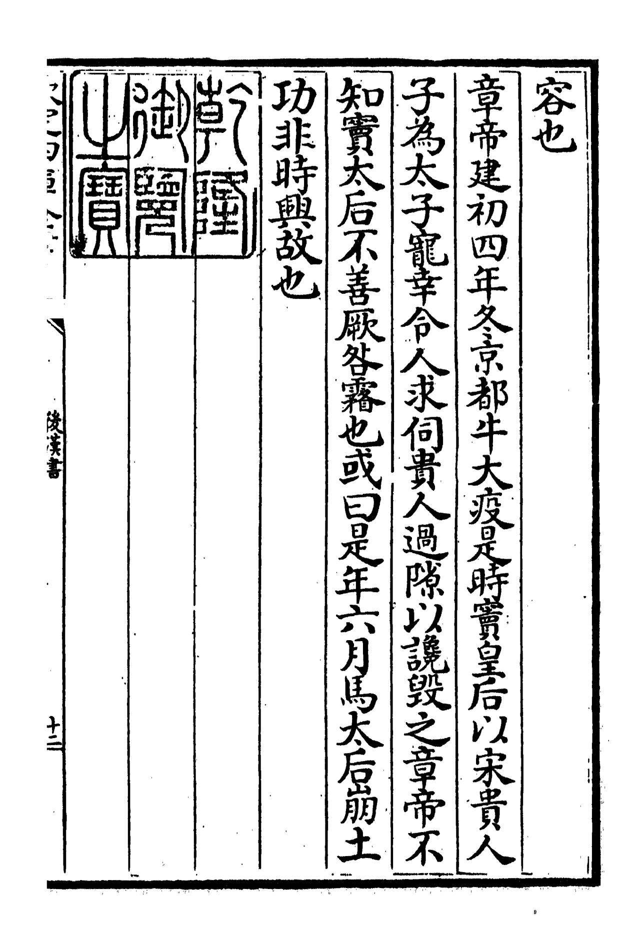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録者

章帝七八年閒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内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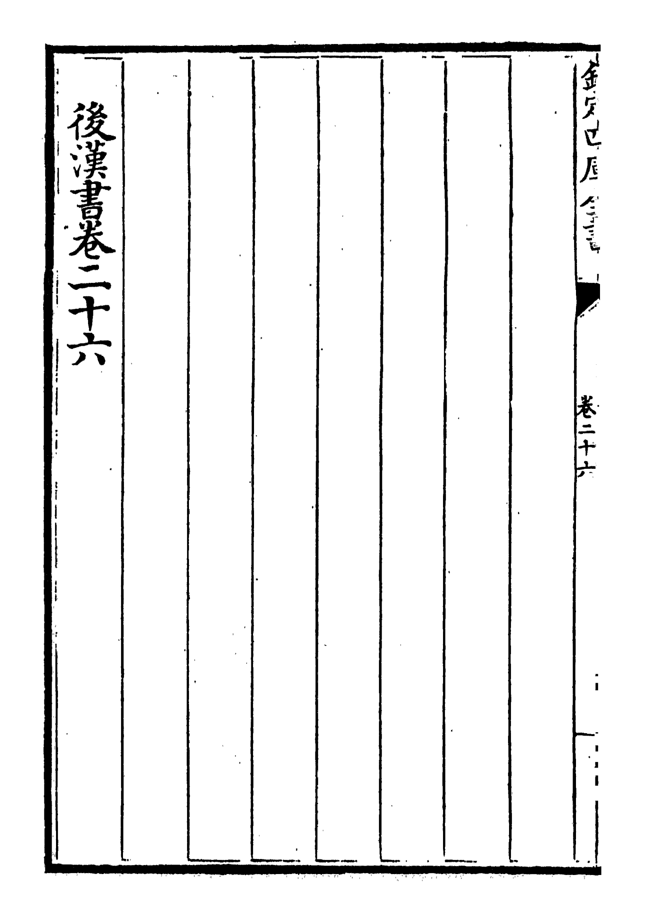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已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已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



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後漢書卷二十七

梁　剡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

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厥咎眊

尚書大傳作瞀鄭玄曰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

厥罰恒陰

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

厥極弱

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

時則有射妖

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

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

時則有馬禍

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

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寃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寃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鬬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

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以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

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卲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

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太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强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襄楷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

中黄山宫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横强之畜易况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黄龍語遂行人間闡郡欲以為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

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實録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

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黄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

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令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官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扶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閹豎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為即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曰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黄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黄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

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閒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闌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業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

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黄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黿黿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纉推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干寶搜神記曰

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走出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

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勑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塚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

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巂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㾏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

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灾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

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廻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勤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

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宫車宴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隂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宫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卷二十七

後漢書卷二十八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黄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杜預曰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

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强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春秋緯曰日之將食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

則修刑慧星見則修和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虚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宫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灾

史官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詡以聞在尾八度宋浮上疏以郡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竝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在昴七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

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衆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

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潜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摇侵兵强一曰主兵弱諸侯强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潜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在東壁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

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為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在氐二度氐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苦

兵大臣驕横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廣陵於天文屬吴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潜潭巴曰甲辰蝕四騎脅大水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主后壽命絶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潜潭巴曰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在柳十五度儒説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宫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

明帝旣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群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本云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己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

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久雨旬望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為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欲戮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蹙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為雄在觜觿為葆旅主收斂儒説葆旅宫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隂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隂后妬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

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

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

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

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古今

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

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

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蠻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　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娙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　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譖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為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

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

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强侵萬事錯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群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指掌宜察

宮闈之內如有所疑急推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荅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群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宫竟有廢立之謀郃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强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古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在氏

十五度氐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時融為許令其四月庚申日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

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疢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隷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生死之用此其所長也

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濫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内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参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擧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淵玉堂京房占曰

君臣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案張衡爲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爲可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日蝕己丑天下唱之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

爲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宫繼嗣之宫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扆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群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别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吕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潜潭巴曰辛卯蝕臣伐其主在營室三

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不别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曰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宫人之肆也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臣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虚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群臣服赤幘赴宫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虚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爲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曖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阼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洨長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　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伺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宮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未蝕仁義不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縶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皇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僑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僑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

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巳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顗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僪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徧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僪如淳曰蝃蝀謂之虹蜼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僪在旁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僪如僪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日出入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来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已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具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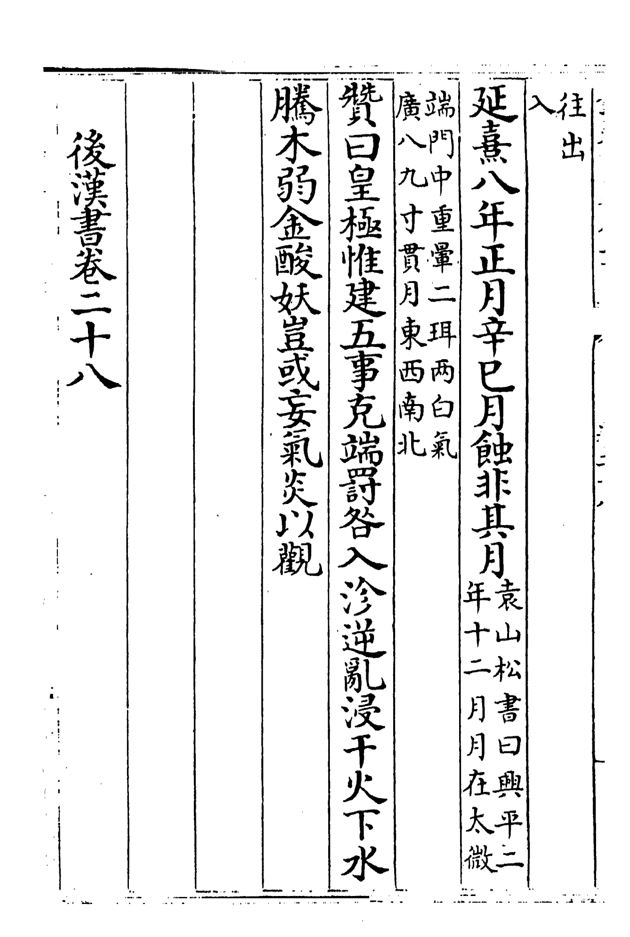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絶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内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讖曰聦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觧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凿往


往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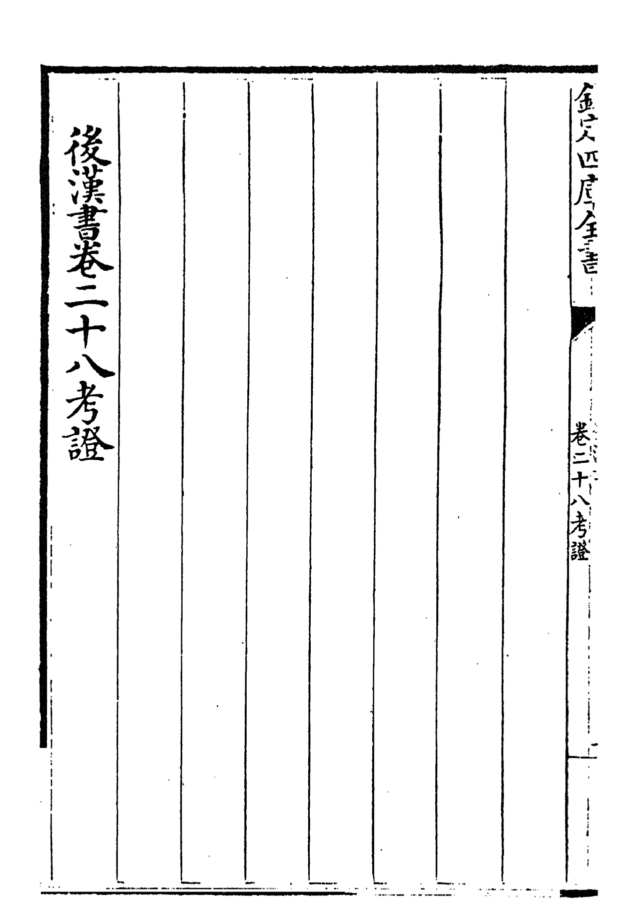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卷二十八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六月二日三〇 臣永祚 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言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晦三十七為七十二也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後漢書卷二十八考證